

城的灯

李佩甫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

城的灯

李佩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的灯/李佩甫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6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3 - 1

I.城… II.李… III.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6695 号

城 的 灯

作 者: 李佩甫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马云燕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23.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763 - 1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一粒麦子，不落在地里，仍旧是一粒。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

——摘自《约翰福音第12章》

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……凡不洁净的、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

——摘自《新约·启示录》

第一章

一、会跑的树

桐花的气味一直萦绕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那年他六岁，六岁是一个可以镌刻时光的年龄，于是他记住了那天晚上的风雨。

雨是半夜里下来的。雨在院里的瓦盆上敲出了铜锣的声音，先是“咣，咣”的一滴两滴，而后是墨重的群滴儿，一阵“叭儿叭儿叭儿……”之后，斜着就细下来，细得绵，细得曼润，那湿意一丝儿一丝儿地往木窗上贴，慢慢就甜。

于是他闻到了桐花的气味。

桐花很淡的，淡出紫，那紫茵茵的，一水一水地往喇叭口上润，润些紫意来，而茎根处却白牙牙的，奶白，那一点点的甜意就在奶嫩处沁着。花开的时候，把桐花从蒂儿上揪下来，他就喜欢吮那一点点的白，小口儿，把那一点点牙白含住，用舌尖尖去品那甜味。那甜意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很原始。他心里叫它“娘娘甜”。

在雨夜里，他听见桐花在一湿一湿地重。慢慢，喇叭口一垂，那蒂儿就松了，而后一朵一朵炸，炸出一片墨得儿声，墨——得儿，墨——得儿……一忽儿，旋旋缓缓地飘落下来，于是，那甜意就一缕一缕地在重湿里漫散。多好，那桐花！在沉沉的雨夜里，他听见桐花像墨色的乌鸦一样呱呱地坠在地上，散落满地的扑嗒。娘

说，乌鸦不好，一身坟气，那是“碰头灾”。头前王豁子家出事那天，他媳妇出门就碰上了乌鸦叫。娘又说，见了乌鸦你要吓它！狠吓，连吓三口！这是躲灾的方法。可是，他还是想到了乌鸦，很甜的乌鸦。

后来他就睡着了，枕着桐花的气味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晒住屁股了。他不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，只觉得木窗上的阳光一霞一霞的。他坐起身来，揉了揉眼，却突然发现父亲的脸色很走样。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。他的身子侧侧歪歪地趑趄着，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回窜动，一时屋里一时又屋外，像是一只受了伤的兔子，又像是一只耄了翅昏了头的老母鸡。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嘴里呢，哼哼叽叽嘟嘟囔囔的，很像是陡然间谁给他糊上了一嘴驴粪！

父亲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，那句话是他听了很多遍之后才弄明白的。父亲说：

“这得说说……”

“是得说说。”娘说。

说说，什么叫“说说”，说什么呢？

光脚，摇摇地晃出屋门，他发现猪还没喂呢，猪在圈里嗷嗷地叫着，院里的地也没有扫，一只扫把突兀地扔在院子的中央……

就在这时，他重重地“呀”了一声，心里说，树怎么跑了？！

是的，树跑了。一夜风雨之后，他家的桐树跑了。

那棵桐树就栽在离墙很近的院子里，昨天他还尿过，他对着那棵桐树狠狠地撒了一泡！当时被娘发现了，娘骂他是个败家子！娘说，好好的一棵树，它比你还大呢，长了七年了。浇吧，烧死你就安心了，那可是你的学费！

可那桐树居然会跑？！

这棵桐树并没跑远，树跑了一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尺。有了这一尺，树就长到墙那边去了，是铜锤家一侧的墙里……蓦地，他

看见了铜锤。铜锤就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石碾上立着，正也斜着绿豆眼踮踮地往这边看呢。

他看着铜锤铜锤看着他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倏尔，铜锤笑了。铜锤一脸油。

铜锤是和他同年出生的。有一天，娘说，这家也太“那个”了，吃“面条”的时候，他刘一刀说那话真噎人哪。他灌了几口猫尿，就站在当院里喷着唾沫星子说：听说你家娃子起了个名叫钢蛋？钢蛋好啊。好，恁叫钢蛋，俺就叫铜锤！恁要是熬子锅，俺就是铁锅排！你听听？……

院里的地没有扫，满地都是飘落的桐花，桐花一朵一朵地死在地上……

“说说。”

陡然间，朦朦胧胧的，他似乎明白了“说说”的含意。这时候他突然想，树要会说话就好了。让树自己说，多好。

可树不说话。树不会说话。

此后，“说说”像大山一样压在了父亲的身上。父亲是讲究“体面”的人。父亲的“体面”就在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上穿着。出门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所有的扣子全都扣好，扣得很庄重，像是要出席什么仪式，其实他不过是兜了几个鸡蛋。

他先是用三个鸡蛋在东来的代销点里换了一包烟。拿鸡蛋的时候，娘说：“‘白包’吧？‘白包’俩鸡蛋。”父亲郑重地说：“‘老刀’，‘老刀’。场面上得‘老刀’。”于是父亲用手巾兜去了三个鸡蛋，结果三个鸡蛋只换来了十九支香烟。在代销点里，东来吃惊地说：“老姑夫，你吸‘老刀’？！”父亲说：“办事呢！求人办事呢。”东来就说：“这不够啊，得三个半鸡蛋。你再给我五分钱吧。”父亲说：“就仨鸡蛋，你看着办吧。”东来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就这吧，就这。”说着，他揭开封包，竟从那盒烟里抽了一支……而后，父亲精心地把那包烟揣起来，径直往大队部去了。

在大队部门口，父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先从兜里掏出烟来，一支支敬过去。屋里有六个人，父亲一下子就敬了六支，而后对支书说：“国豆，有个事，我得给你说说。”

国豆一脸麻子，麻得热烈。国豆说：“开会呢，正开会呢。回头再说吧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我等吧，我等。”

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，大队干部们才乱纷纷地从瓦屋里走出来。父亲上前拦住了国豆。父亲巴巴地说：“国豆，说说？”

国豆漫不经心地往地上一蹲：“说说呗。”

这时，父亲又敬上了一支烟，那是第七支烟。接下去，父亲说了树的事……父亲说：“你去看看，真欺负人哪！”

国豆说：“尿，不就一棵树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那不是一棵树。”

父亲又说：“你去看看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那树我栽了七年了，是老德给弄的树秧，老德是厚道人，老德可以作证。”

国豆说：“老德能给你作证？”

父亲说：“能。他给弄的树秧，还能忘了？”

那支烟很快就吸完了。吸完烟，国豆把烟蒂往地上一按，说：“那就这吧，老姐夫，回头说说。”

父亲恳求说：“得说说呀！”

国豆一抖上衣，很威严地说：“说说。”

天擦黑的时候，父亲又在村口拦住了老德。老德躬身背着一捆草，一闷一闷像口瓮似的走着。父亲拦住他，又给他说了一遍树的事。父亲说：“德哥，七年了，那树秧还是你给买的，你不会忘吧？”

老德迟疑了一下，耸了耸肩上的草，而后，他的目光往远处望去，久久才说：“树，你说那树……”

父亲提示说：“院里的那棵桐树，树秧是你给捎的，一块六毛

钱，仨五毛的，两个五分的，那五分的是钢镚儿……”

老德的目光被村子里的炊烟绊住了。远远地，他像是看见了什么，又像是被烙铁烫了眼。老德勾回头，吃吃怔怔地说：“树？年后捎的？”

父亲递上一支烟，老刀牌香烟。父亲说：“德哥，春头上，是春头上。”

老德把烟夹在耳朵上，又是闷了很久才哑声说：“他姑夫，我，记性老不好……”

父亲急了，说：“德哥，你想想，你再好好想想。”

老德闷头往前走了两步，说：“叫我想想。”

天黑下来了，父亲像乌鸦似的在村口的路边上立着，他的两臂像翅膀一样乍开去，喃喃地对着夜空高声自语：“说是树，那能是‘树’吗？老天，这就不能说说？！……”突然间，他又像是夹了尾巴的狗一样，掉头就往村里奔去。父亲太痛苦了，奔跑中的父亲就像是一匹不能生育的骡子！

夜墨下来的时候，穗儿奶奶还在院里纺花呢。那时候穗儿奶奶家里有一架老式的木纺车，那是她当媳妇时娘家陪送的嫁妆。那纺车上点着一支线香，飘一线香火头，一支香就足够了，穗儿奶奶纺花时就要这么一点点亮。那亮里一嗡一嗡的，扯出些蜜蜂声儿，一时长出来，一时短回去，诗润润的像是胡琴。穗儿奶奶心静，穗儿奶奶有个好儿子。

这时，父亲一头闯了进来，父亲像口黑锅，一下子就扣在了穗儿奶奶的面前！父亲说：“妗子，纺花呢？”

穗儿奶奶吓了一跳！片刻，她说：“是他姑夫吧？”

这时，父亲往地上一蹲就开始说“树”的事。父亲把“树”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而后说：“妗子，老短哪，这事做得老短。”

纺车一长一短地听着，纺车听得很仔细，很有耐性。一直到接棉穗儿的时候，穗儿奶奶才说：“万选不在家呀，万选在公社呢。”

父亲说：“万选回来了你给他说说。”

穗儿奶奶就说：“我说说。”

接下去，父亲把“树”说给了全村的人。在会计二水家，父亲说：“不够一句呀，这不够一句。”在保管贵田家，父亲说：“贵田，说起来可都是亲戚呀！”在记工员宝灿家，父亲说：“啥是秤，人心总是秤吧？！”在民兵队长秋实家，父亲说：“我又不是头皮薄，我又不是成分高……”在泥瓦匠老槐家，父亲说：“我也不说别的，能这样吗？！……”在煤矿工人广生家，父亲对广生媳妇辣嫂说：“那能是树吗？那不是树啊！”……人们全都客客气气地听着，做出很理解的样子。一包老刀牌香烟，就这样一支一支散去了。

可铜锤家岿然不动，铜锤家一点表示也没有。

有一天，父亲站在院子里，拄着一支粪叉喃喃地说：“拼了吧，我跟他拼了！”可到了最后，父亲的头又垂下来了，垂得很无力。

在这三天时间里，他看见父亲在他的眼里一天天倒下。父亲的“脸面”很薄，薄得就像是一张纸。他跟着父亲走了一家又一家，人们都答应了是要“说说”的，结果是谁也没有站出来说，没有一个人说。

树跑了，树就这样跑了。为什么呢？！

在此后的时光里，在人们的言谈话语中，他慢慢地、朦朦胧胧地品出了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几乎笼罩了他的整个童年。

在上梁，姓冯的只有他们一家。

这就好比一大片谷子地里长了一株高粱，很孤啊！

“老姑夫”，这就是人们对父亲的称谓。因为父亲是上梁的女婿，他是挑着一副担子入赘的。在村里，从来没有人叫过父亲的名字。在平原的乡野，“老姑夫”是对入赘女婿的专用称呼。这称呼里带有很多调笑、戏谑的成分，那表面的客气里承载着的是彻骨的疏远和轻漫。从血缘上说，从亲情上说，这就是外姓旁人的意

思了。

那么，铜锤家又有什么呢？

铜锤他娘是很厉害，很会骂人，一蹦三尺高！动不动就两手拍着屁股，野辣辣的，这他知道。但她不过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女人敢去撒泼骂人，她凭借的又是什么呢？

那是一刀肉吗？

在童年的很多日子里，他一直认为父亲是败给了一刀肉。

铜锤他爹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绰号，叫“刘一刀”。刘一刀原是个屠户，杀猪的。据说他杀猪只一刀，割肉也只一刀，不回刃的。后来他成了镇上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的主任。说得刻薄一点，其实就是一个卖肉的。一个卖肉的有什么呢？这真叫人弄不明白。但是村里村外，跟他点头的人很多。在镇上的公社里，也常有人请他喝酒，有时候就醉倒在村路上。每每，他骑着那辆瓦亮的“飞鸽”自行车回村来，车把上会摇摇地挂着一刀肉。他常常是车也不下，就那么跨着顺手把那刀肉丢给了国豆……村里人要办什么事，也会把他请去，说：刘主任，还得你下手哇！他就摇摇地去了。他人长得虎熊熊的，腰里常勒着一根布带，那根布带总是露一点布编的绳头儿，在腰间甩甩的，这就是屠户的标志了，而后跳进圈里，“噗”一刀扭头就走，蹲在一旁慢慢吸烟，等那肉净了，他又会从裤腰的布带上摸出一个红章，在嘴上哈一下，又是“噗”的一声，盖一红霞霞的戳。走的时候，主家会让他带去一挂猪下水，也并不带回家去，又是随手丢给了国豆或是谁……

还有什么呢？

有一段时间，他——钢蛋偷偷地在那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，悄悄地去尿那树！一天一泡，他想把那棵树用尿活活烧死！……可最终他还是白尿了，那树却一天天地茁壮成长。

就这样，那棵树在他眼里又长了三年，长了一树的“蚂蚁”。每当他默默地从村街里走过的时候，人们会说：这孩子的眼怎么这

么毒哪？后来，村人的态度突然都变得很亲切，每每见了，就热乎乎地说：“钢蛋，吃了么？”“钢蛋，给，哑巴秤，甜着呢。”“钢蛋，给块红薯。”……他先是茫然，而后，他渐渐就明白了。人们还是有是非的，人们是在委婉地向父亲表示歉意。在他品味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很想哭。

后来，刘一刀把那棵树卖了。卖给了邻村的匠人。

那天，当拿着一杆木尺的邻村匠人来看树的时候，父亲正好不在家。他在，他就在墙根处立着，代表他的父亲默默地望着那树，那树十年了，已成材了。那匠人来到树下，用木尺敲了敲那树，往上瞄了一眼，而后说：

“树聋了。”

刘一刀说：“不会吧？好好的树。”

那匠人坚持说：“聋了，这树聋了。”

刘一刀一皱眉头：“这咋说？”

匠人说：“树长聋了，内里糠。你不信，锯开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刘一刀说：“你说多少钱吧？”

匠人看了看树，再一次说：“聋了。五十块钱，不能再多了。”

刘一刀说：“去屎吧，桐木啥价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！”

匠人说：“我不骗你，刘主任，我敢骗你？这树聋了。”

刘一刀不耐烦地说：“算，算。你说多少就多少！”

这时候，他挺了挺身子，突然说：“这是一棵会跑的树。”

刘一刀的脸色陡然变了，他瞪着两眼，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，到墙根前的时候，他站住了，死死地盯着他。

他就那么直起头来看着刘一刀，默默地。

片刻，刘一刀突然笑了，说：“这孩子真会说话。”

是的，正是这棵树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早熟。有一棵幼芽在他的心里慢慢地长着，一天天地长成了自己的“父亲”……

二、挂在梁上的点心匣子

在他九岁那年，父亲正式交出了家庭“外交”的权力。

九年的时光里，娘接连又生下了“四个蛋儿”：铁蛋、狗蛋、瓜蛋、孬蛋。娘说，都是吃货，一群嗷嗷叫的嘴。

那时，家里的日子日见困顿。有一段，为了顾住这众多的嘴，父亲曾经偷偷摸摸地重操旧业，担着挑子，手里摇着拨浪鼓，干起了“糟头发换针”的勾当。父亲的挑子里藏着一个玻璃瓶子，那是他的“宝瓶”，那瓶子里装着花花绿绿的糖豆，他就是用那些糖豆去勾人的。可他总共干了没有几次，就被镇上“市管会”的人捉住了。被捉住的那一天，父亲身上被人刷上了糨糊，身前身后都贴着墨写的大字：“投机倒把分子！”而后又拉他到四乡里去游街……从此，父亲再也做不起人了。

那时候，所谓的“外交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除了应时应卯地到队里开会、分菜、分粮食之外，也就是亲戚间的相互来往。按平原上的俗话说，就是“串亲戚”。在平原的乡野，“串亲戚”是一种纯民间的交际方式，是乡村文化生活的集中体现，那也是生活状况的夸耀和展示。生娃要展示，娶亲要展示，死人也要展示。在这里，一年一度的“会”是要赶的，婚丧嫁娶是要“问”的，还有一些民间的节日也是要“走”的。

早些年，代表一个家庭出外“行走”自然是父亲。那时候，父亲总是穿着他那件干净些的褂子，手里寡寡地提着一匣点心，有点落寞地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。父亲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，他知道他的“脸面”就提在他的手上。所以，临出门的时候，他嘴里总要嘟囔几句：“就一匣。”娘总是还他一句：“还能提几匣？你老有？”于是父亲就不再吭声了，而后郁郁地走出门去。

说起来，在村子以外，他们家的亲戚并不算多，经常来往的也只有三四家。两个姨家，一个姑家，一个叔家，那叔叔还是“表”的，算是父亲早年的一个朋友。就这么三四家亲戚，父亲“串”起来，还是觉得吃力。就提那么一匣点心，他的“脸面”实在是太薄了，薄得他站不到人前。终于有一天，四月初八，该去大姨家赶会的时候，刚刚游过街的父亲实在是羞于出门，他抬头看了看房梁，迟疑了片刻，说：“钢蛋，你去，你去吧。”

梁头上只剩下一匣点心了。

那时，在平原的乡村，那一匣一匣的点心，并不是让人吃的，人们也舍不得吃，那是专门用来串亲戚的。谁家要是来了亲戚，不管是提了几匣点心，都要挂起来，就挂在屋里的房梁上，等下一次串亲戚的时候再用。在这里，人们甚至不大看重点心的质量，他们更为看重的，却是那装点心的匣子。那匣子是黄色的马粪纸做的，上边盖有一个长方形的纸盖，盖上有封贴，是那种画了红色吉祥图案的贴子。这样的纸匣子挂的时间一长，很容易被点心上的油浸污了。所以，讲究些的人家，会把匣里的点心拿出来，另外用油纸包了，而只把那空了的匣子挂起来，等到来日串亲戚的时候再重新村封装匣，就像新买的一样。在房梁上，挂了多少点心匣子，那实在是一种体面的象征啊。

九岁，头一次代表家人出门“交际”，他是很兴奋的。娘说：“洗洗脚，穿上鞋。”他平时是不大穿鞋的，那天他穿上了鞋。鞋是娘手工做的，穿在脚上有点夹，夹就夹吧。而后，父亲小心翼翼地把那匣点心从房梁上取下来，吹了吹落在上边的灰尘，递到了他的手里。父亲摸了摸他的头，说：“去吧。”

临出家门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三个弟弟：铁蛋、狗蛋、瓜蛋，嘴里衔着指头正默默地望着他，那眼神一个个泛绿（那时孬蛋更小，孬蛋还在娘怀里吃奶呢）。他觉得自己突然间就长大了，回身拍了拍弟弟们的脑壳，说：“听话。”

可是，当他走上村路的时候，那无形的屈辱一下子就漫上来了。是的，怪不得父亲不愿出门。在村路上，他看到了很多去赶会的村人，他们有骑车的，也有步行的，穿得鲜亮不说，他们手里提着的点心匣子都是一擦一擦的。有五匣的，有三匣的，最少也是两匣……特别是他看见了铜锤。铜锤坐在刘一刀那辆“飞鸽”车的后座上，嘎嘎地笑着，“日儿”一下就从他身边过去了。那车把上一边一擦，竟然挂了十匣！而他，手里就提了那么一匣，那是一家人的“脸”哪！

大姨家住在焦庄，八里路。他就那么默默地走着，走得很慢，不跟任何人搭帮。当他走上小桥的时候，他遇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危机。那会儿，他一下就蒙了！身上的汗忽一下子全涌了出来。本来，他正甩甩地走着，刚上了小桥，他手里提的那匣点心的扎绳突然就崩断了，那匣点心“啪”一下掉在了地上。论说，掉了也没有太大的干系，重新捆扎起来就是了。可是，他一看就傻眼了，天啊，那匣子里装的竟然不是点心，是驴粪蛋！是的，从那匣子里掉出来的，是八个风干了的驴粪蛋！！……

他一屁股坐下了，就那么在桥头上坐着。他脑门上从来没出过那么多的汗，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麻在脸上，而后像小溪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，身上像是爬满了蚯蚓。他在桥头上坐了很久很久，眼看太阳当顶了，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回去？回去怎么说呢，说点心匣子里装的是“驴粪蛋”？父亲会相信他吗？娘会相信他吗？他第一次单独出门，就遇上了这样的尴尬事……于是，他哭了。

待他哭过之后，他慢慢地蹲下身来，把那八个风干的驴粪蛋一个个拾进了点心匣子，盖上纸盖，先是把那画有红色吉祥图案的封贴儿用手掌一点点地抹平，重新压在匣面上，用结起来的扎绳分外细心地重新捆了一遍。而后，他站起身来，望了望天儿，重重地吸了一口气，重新上路了。

在临上路之前，仿佛是鬼使神差，他脑海里突然涌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，就是这个念头使他在以后的时光里，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。那时候，他已是乡村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。他从衣兜里摸出了一个破铅笔头，小心翼翼地端起匣子，就在这匣“点心”的匣底上，画上了一个“十”字形的记号。他也说不清为什么非要做这样一个记号，可他做了。

眼前就是焦庄了。焦庄是个大村，那“会”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。远远地，沸腾的嘈杂声就像水一样地漫过来。先是一浪一浪的尿臊气，那是从牲口市上传过来的，臊气里突兀地响起了一声野驴的嘶鸣，那嘶叫声像是一下子把日头钉住了，显得空远而幽长；接着是一坡猪羊的叫喊，那叫声直辣辣乱麻麻的，就像酱缸里跳出来的活蛆！女人们在红红绿绿的布匹市上涌动着，一个个都像是“解放”了裤腰带似的，窜动着一扇一扇的屁股。卖煎包、油馍、胡辣汤的小摊前飘荡着馋人的香气，那香气在炸耳的叫卖声中一赶一赶地拴人的鼻子，油你的心！提着点心匣子的男人都显得格外矜持，在一片香气里一磨一磨地走着，走出很体面的样子，可他们大多穿着半新的、偏开口的裤子，那裤子自然是女人们压箱底的存货，一个个显得档紧……没有人会踩着自己的心走路，惟独他是踩着心走路的。他不光是踩着心，手里还捧着一个火炭！他就这样一刀一刀走进了人群，走进了焦庄的“大会”。就要走进大姨家了，他不知道结果将是如何？！

拐过一个小弯，他突然发现眼前的村路边上齐刷刷地蹲着两排女人，每个女人面前都铺着一个方巾，方巾上摆放着一擦一擦的点心匣子。女人们一个个都换上了鲜亮的衣裳，阳光下像是一片矮化了的高粱！“高粱们”歪着鹅一样的脖子，辫子上的红绳一梢儿一梢儿地动着，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路人，一声声说：“要不要？”

他知道，这些女人是出来卖点心的。大凡亲戚多的人家，收的